



# 金属工艺学课上的趣事

◆ 制 92 王弢

1990年秋季开学之后，北京处处洋溢着迎接亚运会的喜悦，我们制造专业的学生也开始了金属工艺学的学习。上课的地点在一排看上去像工棚的教室，实在回忆不起为什么不是在二、三、四教学楼了。任课的老师就姓金，看完我这篇文章，你会相信一个人的名字中确实包含了很多的信息。

第一次看到金老师雄赳赳地走进教室，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想起了冷兵器时代的大将军，所谓身长八尺，腰阔十围。等到他开口介绍课程重点的时候，只听得那声音从丹田发出，通过胸腔的共鸣撕裂空气，以一种不可阻挡的能量直达教室的每一个角落。那一时刻，所有人都相信张飞当阳桥头呵退曹操大军应该不完全是传说。虽然课程开在大二，但内容已经具有了一定的专业课的性质，对任何人来讲都是相当新鲜的。在金老师的讲述下，金属的特性，种种加工方法好像都是他的老朋友，如数家珍，他对这门学科的热爱和熟悉是不容置疑的。期间发生的两件小事此刻回想起来仍然让人忍俊不禁。

第一宗，有一次上课时发生了地震，事后官方的报道为三级，而且震源离北京还远。但骤然的晃动还是让同学们多少有点惶恐，由于发生的太快，也做不出什么反应，大家一时间面面相觑，教室里很安静。只听金老师底气十足地宣布，“北京能成为六朝古都，是因为地面下是一块巨大的岩石，不会发生太大的地震。这就是材质的重要性啊。大家不用担心，我们继续上课。”以今天的眼光看，金老师对他专业之外的地震学科的看法，确实有可以商榷之处。但当时他镇定的语气，安抚人心仍然不忘宣讲材料材质的这份执着，真真让我们敬佩。那一天后面的课我们难免神思飘忽，总在想北京下面的巨大的岩石是什么样子的呢？古代的人又是如何发现它的呢？

现在说第二宗。一天，金老师一只手提了一个类似哑铃状的东西走进教室，一尺见方，十公分厚，然后轻轻地把它放在了讲台上。用专业术语表达，应该说，外轮廓尺寸，正面投影，300乘300毫米，侧向投影100毫米，材质不明。那天应该是介绍铸造的工艺性，拿来这样一个模型给大家初步建立铸造的基本概念。因为反复提到铸造车间的木工师傅总要先做一个模型，翻砂后形成型腔，所有的人都想当然的认为讲台上是一个木制的模型。可不吗，金老师拿进来的时候，很轻松的样子，放在讲台上也没有发出什么声音呀。课件休息的时候，几个淘气的男同学跑过去想一探究竟。一个同学漫不经心地提起了模型，骤然加在手上的分量让他突然大叫一声，“咚”，模型砸到了地上，几个同学不由得向后跳开。模型不是木头的，是金属的！这时金老师笑眯眯地回到教室，说到，“我们时时刻刻要注意安全，绝对不要想当然尔。以后进了车间实习，全是你们没有见过的东西，不懂的一定要问，规章制度绝对不能打折扣。再一点，要加强锻炼身体呀。”全体同学此时此刻都醒悟了：这是一个圈套，从头到尾都是圈套，而且想来这一幕已经不止一次地发生在金老师的教学生涯里，从手拎模型健步走来，举重若轻地将模型放到讲台上而不发出声响，适时地离开让好奇心引来完成那“咚”的一声。一切尽在掌控之中。对大将军的描述，“腰阔十围”之后还有“两膀有千钧之力”。这就是我们的金老师，完美地完成了他的教育计划。二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依然记得那“咚”的一声，因为那个冒失的同学就是我，我这个好奇的猫哪有老师的千钧之力呀。多年以后，由于工作的关系，我需要经常奔走在露天煤矿的作业现场，工作环境有一定的危险性。但因为是那次金属工业学课堂“圈套”的受害人，我严格遵守一切规章制度，争取不再成为“想当然尔”的牺牲品。

讲了两件自己感到有趣的往事，文章也就此收尾。一晃毕业二十年了，一直过着平平淡淡的生活，除了几许的坎坷和动荡。偶尔感觉山穷水尽的时候，回想起那五年的清华时光中的点点滴滴，当然有金属工艺学，当然有金老师，总能再次鼓起勇气走下去。对母校的感激之情不是用言语可以表达的。在这特别的日子，写上几句话，聊做补墙。☞

